

伤疤1945

——长春背影

SHANGBA 1945
CHANGCHUN BEIYING

陈锐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伤疤1945 ——长春背影

SHANGBA 1945
CHANGCHUN BEIYING

陈锐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伤疤1945 : 长春背影 / 陈锐著. — 杭州 :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536-3611-5

I. ①伤… II. ①陈… III. ①抗日战争史—长春市
IV. ①K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9107号

责任编辑 吴颖华
封面设计 林 智

责任校对 戴正泉
责任印务 陆 江

伤疤1945——长春背影

陈锐 著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编: 310013)
图文制作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125000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6-3611-5
定 价 28.00元
联系电话: 0571-85170300-80928
e-mail: zjjy@zjcb.com 网址: www.zjeph.com

目 录

1 /	致时光的幸存者（自序）
5 /	大栗子沟，一个边境小镇的陌生来客
15 /	“九一九”长春，一场睡梦中的“演习”
28 /	伪满新京，十四年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
121 /	1945，光复前夜
144 /	亲历伪满历史的一群人
171 /	爱国者
181 /	参考书目
183 /	后记

致时光的幸存者（自序）

作为20世纪70年代生人，我属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但是我打小就活在“日军来了”的电影记忆里，做过许多“鬼子进村”“花姑娘”“八嘎”的噩梦。爷爷给我讲他小时候的事，村里天天进土匪，他们总在大半夜出现，透着月光能看见村道上土匪骑着高大的马，直奔有钱人家，马蹄声敲在乡道上，震得天上的星星都要掉下来。爷爷还在伪满洲国被抓去当过“国兵”“皇协军”，待了多久不知道，后来能活着回来，算是命大。我看过露天电影《傲雷·一兰》，讲的是沙俄入侵东北，电影里有一段台词说道：“雨水下在我们土地上，也下在你们土地上；我们有两只手，你们也有两只手；我们土地上生长万物，难道你们的土地上就不生长？为什么来抢我们的！”还“追”过电视剧《康德第一保镖传奇》，讲的是武师霍殿阁，保护伪满“皇帝”不被日本人欺负。那时，天天放学回家守着收音机听评书，讲乱世枭雄张作霖的故事，杨宇霆、汤二虎（汤玉麟）、郭松龄都是从那时开始“认识”的。后来，知道了自己其实并不算是真正的东北人，祖上是从“山东省永平府……大陈庄”闯关东过来的，左邻右舍几乎都是这样的经历；知道了爷爷年轻时一直赶大车，胶皮轱辘的那种四挂马车，鞭子一甩响得

漂亮，住那时候几乎到处都是的大车店，然后捡到一个拖儿带女的女人，幼年丧母的父亲于是有了一个继母；再后来，记忆非常清楚，民兵训练，父亲是村里的民兵队长，真枪实弹地打靶。长大后，我才知道自己出生的70年代是个全民皆兵的年代，毛主席号召我们“做好和帝修反、大小霸权主义战斗的准备”……战争，一度离我很近，其实又很遥远。

长春市，距离我出生的地方两百多公里，香港回归那年我来这里上大学，毕业后做记者。

我以一个记录者的身份对长春地理、口述历史进行整理，时至今日整整十一年，采访过的人，积累的录音视频和相关文字资料，无法用数字去衡量。这一路漫长的行走和庞大的时间纪事里，一个贴着“满洲国”标签的窗口，一点点对我打开。像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在历史的进程中孕育、生长和终结，释放了人类所有的善恶与忠奸，最后只剩下希望。

1928年，“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的炮火进入中国东北。家仇国恨在身，张学良却下令撤走东北军，这里十四年间一度成为国民政府无力收复的疆土。长春作为伪满的“首都”，差一点就从中国领土上完全消失，从意向上说是坍塌，是一座城市精神上的死亡。

但同时，长春也是一座最早打响抗战枪声的城池。作为伪满洲国“首都”——傀儡政权中心——被殖民统治的中国民众，那些不被大历史所关注到的真实平民生活，那种被占领的煎熬、命运的浮沉、内心的挣扎……是本书表达的重点。

本书基于大量亲历者的口述，特别侧重于小人物、平民

生活的战争印痕。其中所涉及的十余位老人，他们不仅是时光的幸存者，而且在渐渐忘记自己是谁之前，努力完成了个人的回忆录——有的比较完整，有的只是片断式遗存；有的作品已公开出版，有的只是手稿。我无比珍惜这些亲历者在自己的晚年，在记忆力相对准确、情感相对成熟时，留下了可严谨对照史料的回忆。“十四年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身在战争年代，个人执掌命运的能力不比一只蚂蚁大多少，苦难无法用秤砣衡量，每个人都是一部大写的伪满洲国历史。

战争一开始，地狱之门即开。对那些需要战争的人来说，战争是“攫取”；对那些失去一切希望的人来说，战争是“崩塌”。一次唤醒正义和收复失地的战争，能在一个沉睡和分裂了太久的国度里重新建构不可思议的“生还”的力量，这便是我们的希望。

大栗子沟，一个边境小镇的陌生来客

2015年春节刚过，我踏上一列从长春开往白山方向的火车。3月的东北还在冬天里，飘飘洒洒的雪花，漫天飞舞，看上去洁白无物的大地，却是一本打开的历史行知书，时间节点就落在1945年“八一五”祖国光复前夜。

（1945年8月11日夜）在梅河口，车停下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来到了车上。他向我报告日军打了胜仗，击毁了多少苏军飞机和坦克。

——溥仪《我的前半生》

我沿着七十年前这一行人的路线：第一站通化，伪满洲国最后的“首都”。到达时已是深夜，人迹罕见，我孤单地在站台上慢慢行走，扭头看短暂停靠在铁道上的列车，那里七十年前停着“展望车”——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专列，站台上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兵戒备森严，车内的溥仪心情沮丧到了极点。他是历史上的伪满“康德皇帝”，20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电视剧《康德第一保镖传奇》里的人物。每个人都是一个时代，这个男人差点让长春、让中国东北变成



△ 2015年3月2日夜，到达通化火车站

永远的殖民地，但他的身上有着纯正的清室血统，他所经历的历史是一场宿命，在劫难逃。

列车在通化停了一次，同集结在通化的关东军进行了交涉，也许是商量作战对策吧。不久列车又开动了。次日清晨到达了目的地——临江。然而，据先到临江的人说，这里没有适合的临时宫殿。因此，还要继续前进到大栗子沟去。这样，大约午后一点，我们来到了被夹在长白山脉和鸭绿江中间的山间小镇——大栗子沟。

—— 嵯峨浩《流浪的王妃》

临江大栗子沟，1945年伪满洲国落幕、溥仪最后一次“宣诏退位”的地方。临江距离通化百余里路，在通化停歇一晚温习远去的历史，对于一个回望冰封往事的人来讲，是必要的。第二天，我专门去了一趟佟江书院旧址——有着百年历史、通化市现存最古老的非庙宇式建筑，抗日英雄杨靖宇牺

牲后曾在那里被日军悬首示众。可是就像照片中所示，我无法在短时间内穿过同样的重重包



围，靠近它。
^ 照片中左侧露出的楼角，为佟江书院旧址

中午，客车驶出通化市，在一路向东的山谷隧道和巨石间熟练穿行，途经临江市时，天上飘着雪花。再向南到达大栗子沟，一座被雪覆盖的小镇，房矮屋稀点衬出宽广的如屏障一样的远山。近晚时分鸭绿江畔一片寂静，江水冰冻在白雪之下，对岸是朝鲜。大栗子沟因传说中所处江段有一对又大又圆的石头酷似棕色板栗而得名。



^ 临江——大栗子沟路上

大栗子沟是一座煤矿，在一个山弯里，与朝鲜一江之隔。清晨，白雾弥漫着群山，太阳升起之后，青山翠谷，鸟语花香，景色极美。在当时，这一切在我的眼里却都是灰暗的。

——薄仪《我的前半生》

风景是天地间衡量万事万物情绪指数的无声幕布，而它们本身亘古不变。

趁夜色还未到来，去看溥仪当年流落这里而产生的一座“行宫”，也即“溥仪宣诏退位旧址”。这是小镇上的著名景点，几乎路上的每个人都可



以为你做向导。只

▲溥仪“行宫”

是不巧，文物处于“暂停开放”整修状态，我除了站在铁门外向院子里看局部的空间，就再也不能做什么了。但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会注意到镇上的狗叫声，连绵不断，整晚不停。想必七十年前溥仪一行来到这里，也是这样的犬吠不息吧。雪中的东北乡村格外好看，一缕炊烟就是一户人家的休养生息，这样的安稳已经延续了七十年。我对着“行宫”背后的远山望去，历史能留给我们的除了这样不露声色的平静，还会有其他一些什么？

第二天雪停了，早上八点多的阳光照在我身上，我这个小城镇的陌生来客，再探此行的目的地——“行宫”。“行宫”大门依然紧锁。征得“行宫”外一家商铺主人的同意，我进到屋里从后窗看“行宫”的内院。院内萧条闲置，巷陌寻常，“帝王”当真来过？两个在门口等车去临江的中年男人，被我执着的表情吸引了，面露“不可思议”状。他们说，其实没

什么可看的，院子是这个院子，但房子是新的了。“要不你去找找镇上的老孙头？他九十多了。”

一切都像安排好了在那里等我，我沿着镇上临街整齐的琉璃瓦院墙走，脚下是我不陌生的童年里东北农村的雪白路面，这样的村子还常常会有几个自然的坡道，然后与三五个老乡遇见。因为面孔生，并肩走着的一个推空车的豆腐匠和我说话：“是找老孙家吗？不远，前面那个转盘小广场，道右边那家就是。”眨眼的工夫，我缓缓推开了老孙家还未卸去的冬天里修的简易门斗。

老人穿戴整齐，腰间扎一根褪了色的长鞋带，看上去要去田间干活的样子，却不过是一辈子习惯了的那种日常生活状态。他从炕沿上起身，发现一大早居然有陌生人到访。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说我是谁，他只是笑，驼起的背收回，坐回到炕里，一副开始唠嗑的样子。这是一个记不住自己年龄的老人，他只记得自己属猪。老人的儿子在旁边强调说是“93岁”，我才大致推断出老人1923年出生。

我问，镇上的人都说你当年举个小旗去欢迎过溥仪。接站啊？

对。

还能记得当年的场景吗？

很多兵，日本兵，“满洲国”兵；很多人，女的也有，是家属吧。溥仪出了站就坐小汽车，是日本部队事先准备好的汽车，不让我们靠近。

“满洲国”皇帝长什么样？

挺好看的。

老人一边说，我一边给他看我手机里存的溥仪的照片。他看了马上说：对对对，就是这个人。

我说你知道，这伙人为啥要来大栗子沟吗？老人一脸茫然，显然他对七十年前中国的局势毫无知觉。但他还是继续往下说：他们住了半个多月一个来月吧……也出来溜达，一出来就坐车，三五个一帮，和老百姓不接触，不认识。

……听到这里我迟疑了。

当年到达大栗子火车站的场景，官方史料包括溥仪自己都没有详细记述过，我只在一套伪满史料丛书之《伪满覆灭》中，看到一篇口述文章这样写道：

（1945年）8月12日 晴

火车在山岭中盘旋了一整夜，虽然看不到车窗外边的景物，但是火车上岭下岭是能感觉到的。

清晨，列车抵达了终点站——临江县大栗子沟。……谁也没心思去欣赏这初秋的大自然风景。这里没有看到过一个老乡，也没有见到民房。我想，当初绝不会没有人住，很可能是日本人占据了这块地方，把当地老乡统统赶走了。至于（日本人的）铁矿山，据说离这里有数十里之遥，还在深山里面。

——爱新觉罗·毓瞻（溥仪堂侄）

另有多处官方史料均已明确记载，1945年溥仪在大栗子沟只停留了5天。再参照这段爱新觉罗·毓瞻的回忆文字，我忽然开始怀疑眼前的老人，他是不是当年真的站在人群中，或者是不是真有这个人群在1945年的大栗子沟车站现场。

老人叫孙永贤，19岁时从关里来到大栗子沟，青壮年时的记忆，还能剩下多少清晰的轮廓？老人的小儿子说，（他）是有点糊涂了，现在的事不记得，但过去的事都还记得。

我去得早，几分钟，他们一家人坐在外屋地锅台旁吃早饭。外面又下起了雪，屋子里光线很暗，需要开电灯，光线柔软得具有走向历史课堂的深意。我坐在里屋的炕沿上等，正好打量身边用报纸糊的墙，墙上还挂有一面老式大镜子。这样的民俗记忆其实来自我的童年，至少在三十年前东



△ 孙永贤家

北还处于一个纸糊窗、补丁装、手工筐、铜大缸的生活状态。我想象不出幼小时的我离现在有“多远”。此时镜子中映现出在外屋吃饭的这一家人，画面像所有已过去的时光一样安静。这时我才注意到从对面屋里走出来的老太太，坐在孙永贤的身旁，气若游丝，但神态安详，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她的子女们说：“满洲国”，日本人那会儿，咱后山就是日本人

的矿，你姥爷就在矿上干活，（大栗子）火车站也是日本人修的，那个“皇帝”就是从车站来到镇上的。

我不由地心中惊叹。

我问，家里还有没有以前的老物件？老人的女儿清楚地答道：有啊，但大部分都让“展览馆”（即“行宫”）征去了，一个小壶，一个砚台，一个小碗……我问是啥时候的物件。答：就是“满洲国”时候，溥仪他们来之后的。“他们跑了以后，镇上的人就都去捡洋落儿，啥都有。”话锋一转，“现在家里还有两样，我们没给他们。”

于是，在那个早晨阳光还没升起多高的大栗子镇，从这户人家的立柜头顶、屋门身后，我看见了两个蒙了厚厚一层灰尘的老物件：一个装佛像的木柜（佛龕）。老孙家女儿说：“这个是我姥爷弄的，我姥爷要是活着现在有一百多岁了。这个小柜原先很漂亮，里边是红色的，现在年头多了，不像个样子了……”还有一只老式的牛皮手提箱。孙永贤说，1945年，溥仪待过的那个院子里啥都有，他们走了之后，镇上每个人都去捡了不少宝贝，这只皮箱就是他那时亲手拿回来的。

很多时候，一个世界被眼见为实所打开，也会在一一直以来的“习以为常”砰然倒地时重新建立。对历史故地的重走，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等着我，我的思绪不断地在当下和当年游走，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这里——临江大栗子沟，便是1945年伪满洲国落幕、溥仪最后一次“宣诏退位”的地方。当年跟随溥仪一起逃亡后被遗弃在大栗子沟的“福贵人”李玉琴，后来写书回忆道：

（溥仪走了之后）……不久，他们用钱买通了当地的国民党杂牌军，他们用汽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和婉容坐的是一辆破旧的小轿车，一路上都有杂牌军保护。然后坐上火车很快就到了临江。算来，我们在大栗子沟一共住了一百天左右，有人说：这回可百天出灾了。

溥仪在大栗子沟待了五天，镇上居民记得是个把月，颠沛流离的皇宫百十人员最后滞留此处长达三个月之久（到临江后剩五六十人）。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历史不光是教科书上所讲，也不光是简单的人类记忆，而是有温度可触摸的。历史可以用文字书写，但是人类的亲身经历却充满血泪艰辛，这是和平年代的人们应该铭记在心的。

我认真端详着大栗子沟老孙家的这两个老物件，从不同角度拍下一组照片，小心翼翼地打量它们，静静地聆听它们的诉说。所谓“一花一世界”，很多历史遗留物的故事，并不在拥有者的手里，而是隐藏在它们的背后。我从伪满洲国正式宣告结束的地方——大栗子沟，回望千里之外的长春，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波谲云诡？



△ 佛龕



△ 手提箱



△ 孙永贤